

《闹江州》（一名：《宋江吃屎》）

主要角色

宋江：老生
戴宗：副净
蔡得章：末
黄文炳：丑
酒保：丑
地方：丑

情节

考《水浒传》第三十八回，载宋江既刺配江州，安置牢城营，渐得结识戴宗、李逵、张顺、张横等几筹好汉，举动尚颇自由。日者，因访戴宗、李逵诸人不值，信步出城，独自登浔阳楼沽饮。醉后误题反诗，漏露行藏。适被无为军通判黄文炳所见。黄文炳本一谄谀机警、善于钻营谋利之徒，且素以乱党为自己升官发财之地者；遂将宋诗抄呈蔡九知府，并竭力煽动，谓京师童谣即应在此人，宜及早捕治。蔡九甚韪其言，宋江遂被拿下于狱。先是戴宗闻令下将捕宋江，急施神行法，先往报知宋江，嘱令诈作疯颠状，乃返；然后偕同伴役往捕。众均以宋江臭秽难近，还报蔡九，谓系疯犯。蔡九复以黄文炳说破不敢信，仍令提出审讯。时，宋江虽竭力装疯，终难掩饰，卒被拷服，供招下狱。戴宗百计设法无由解免。继而，戴宗为蔡九赍文书赴东京相府投递，戴宗尚不知书中系密报宋江事，方冀抵京后可为宋江竭力运动。不意至中途忽被梁山泊蒙醉拆阅。乃由吴学究设计骗取圣手书生萧让等上山，作假书回复。孰料又被黄文炳看破，遂至戴宗亦被累，同下于狱；并拟行处斩，以免意外。二人之命至此真危险万分。幸吴学究当戴宗下山后，即知书中印章有误，必被识破，遂急下令众头领，分队乔装趲赶，混入江州，卒将宋江、戴宗二人劫出乃毕。

注释

此剧以潘月樵、赵如泉二人最拿手，馀竟无擅名者。

根据《戏考》第十二册整理

【第一场】

（宋江上。）

宋江（引子） 虚名薄利，那堪空皓首。
（念） 终朝每日念家庭，不幸发配在江城。犹如失群一孤雁，好似浪荡与浮萍。
（白） 在下宋江，乃山东郓城县人氏。只因杀了阎惜姣，发配江州。一路行来，结识了多少英雄好汉。曾走梁山经过，蒙晁大哥、吴先生接我上山，众家英雄，劝我入伙。咳，想我已不是朝廷罪人。何苦又做那犯法的事情，被我再三推辞，才得下山。来至江州，又结交了多少好汉，蒙他们每每款待。正是：
（念） 世眼看冷暖，人面分高低。

（戴宗上。）

戴宗（念） 身在公门当节级，神行太保是咱名。
宋江（白） 贤弟来了。
戴宗（白） 大哥，今日为何起得甚早？
宋江（白） 昨日蒙贤弟相约，往浔阳楼一叙，故而起得甚早。
戴宗（白） 大哥请！
宋江（白） 贤弟请。
戴宗（念） 相识满天下，
宋江（念） 知心能几人。
戴宗（念） 行行去去，
宋江（念） 去去行行。
戴宗（白） 来此已是。
酒保有么？

(酒保上。)

酒保 (念) 人说天下无好酒，不信惟有此地高。
(白) 是哪个?
原来是都头。敢是吃酒的?

戴宗 (白) 正是。哪里洁净?

酒保 (白) 楼上好。

戴宗 (白) 好酒好菜，拿上楼来。

(酒保允。)

戴宗 (白) 大哥请。
宋江 (白) 贤弟请。好一座浔阳楼!
戴宗 (白) 这都是那些商人翰墨游玩之所。
酒保 (白) 酒来了，菜来了。
戴宗 (白) 放下。
酒保 (白) 都头要什么东西，呼唤即至。
戴宗 (白) 唤你再来。

(酒保下。)

戴宗 (白) 大哥请。
宋江 (白) 贤弟请。
戴宗 (二黄平板) 称佳酿，弟兄们悦意欢畅，
略一樽，表寸心以解愁肠。

宋江 (白) 贤弟呀!
(二黄平板) 我自离家走他乡，
碌碌风尘空茫茫。
父母家中倚门望，
不由我凄凄惨惨意彷徨。

戴宗 (二黄平板) 劝大哥，免愁肠，
大丈夫四海家休恋故乡。

宋江 (白) 话虽如此，只是放心不下。

戴宗 (白) 请宽饮几杯。

宋江 (白) 贤弟，李逵也曾相约，今日他往哪里去了?

戴宗 (白) 不要说起，他每日在浔阳江边东闯西闯，是个浮浪之人。知道他往哪里去了?

宋江 (白) 原来如此。贤弟，昨日那封书，可曾见过?

戴宗 (白) 小弟看过，原来梁山吴先生寄与小弟的。

宋江 (白) 不错。

戴宗 (白) 小弟看那书上情由，大哥也曾上过梁山来。

宋江 (白) 不要说起。

戴宗 (白) 为何?

宋江 (白) 愚兄走梁山经过，蒙晁大哥、吴先生接我上山，众英雄劝我入伙。

戴宗 (白) 就该依从。

宋江 (白) 想我已朝廷罪人，岂肯又做那犯法之事，被我再三推辞，才得下山。

戴宗 (白) 既是他们相留，就该依从，反来此地孤孤单单!
(二黄摇板) 你往日虚名终何用?

宋江 (二黄摇板) 只怪我时乖命运低。

戴宗 (二黄摇板) 自古男子早立志，
百岁光阴能几时!

(酒保上。)

酒保 (白) 哦哦，都头，外面有人请你说话。

宋江 (白) 想是李逵来了。

戴宗 (白) 是什么样人?

酒保 (白) 他说奉府大老爷所差，有要紧之事，门首相等。

戴宗 (白) 叫他先回，说我就来。

酒保 (白) 都头叫你们先回去，他就来。

(酒保下。)

戴宗 (白) 大哥，今日回去，明日再来。

宋江 (白) 贤弟既有公事，先请回去，愚兄在此消遣一时。

戴宗 (白) 如此少陪了。

宋江 (白) 请！

戴宗 (白) 酒保，好酒好菜拿上楼去，酒钱记在我的账上。

酒保 (白) 是。

(酒保下。)

戴宗 (念) 正欲清谈有客至，偶思小饮报花开。

(戴宗下。)

宋江 (白) 妙吓！我虽发配江州，一路而来，见多少名山古迹，看这浔阳楼，真果俊雅，我那郓城县，再没有这样江景。其实可观，待我自斟自饮，开怀畅饮几杯。

(二黄平板)

且放怀，丢寂寞，把愁解，
暂将烦恼一旦丢开。
得自在来且自在，

(白) 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幼年学吏出身，曾留虚名，结交多少好汉。目今四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反陷诬在此。哎呀爹娘吓！你在家悬望，不知何时儿才得见面。

(二黄摇板)

苦煞俺双双老椿萱。
可怜你身单孤影衰时暮，
爹娘吓，
但不知可能够重见尊颜。
恨，恨杀惜姣，惹罪招愆，
闪得我，无依无靠少亲眷。
冷静静，愁无限！

(宋江吐。)

宋江 (白) 一时事在心头，这酒不觉涌上来了。

呜吓，看这壁上题有诗句，也罢，我不免趁此酒兴，把我衷肠之事，略表几句，也不枉我在此悲叹。

吓，酒保，有笔砚借来一用。

(酒保上。)

酒保 (白) 来了。看你这个样儿，敢是吃醉了？

宋江 (白) 有点意思了。

酒保 (白) 白头的酒少吃些。

宋江 (白) 唔，下去！

酒保 (白) 是。

(酒保下。)

宋江 (白) 待我把墨磨得浓浓的，笔捺得满满的，把我衷肠之事，略表几句。

(宋江题诗。)

宋江 (念)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机谋，恰如猛虎卧山丘，暂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哪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白) 哎，恨他不过，还要写他几句。

(念)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泊江海慢嗟吁，他年若得凌云志，堪笑黄巢不丈夫！

(白) 郓城宋江题。

(宋江笑。)

宋江 (念) 满腹心事在壁上，眼花缭乱意朦胧。

(宋江吐。)

宋江 (白) 果然吃醉了，回去吧，明日再来吃酒。

酒保，钱是会过了。

(酒保内允。)

宋江 (白) 回去吧！

(宋江吐，下。)

【第二场】

(二头目、四青袍引黄文炳同上。〔水底鱼〕。)

黄文炳 (数板) 打道上获盗捕强，巡查要提防，扫除民害，缉获休轻放，休轻放。
(白) 下官黄文炳。近来浔阳江边，出了一伙强盗，扰害江湖，因此昼夜巡缉。

二头目、
四青袍 (同白) 雨来啦！
黄文炳 (白) 速速趱行几步。风雨大作，江边路滑，难以行走，前面什么所在？

二头目、
四青袍 (同白) 浔阳楼。
黄文炳 (白) 就往浔阳楼躲避一时。

二头目、
四青袍 (同白) 是。
酒保拿酒来！
黄文炳 (白) 不用。略坐一坐，风雨住了，即便回衙。

二头目、
四青袍 (同白) 是。
黄文炳 (白) 看这四壁题有诗句，待我看来。
这是称赞江楼之景。这是邪谈外道。这是闲叙生平。倒也作得好。我来看看明白。
(念)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机谋”，
(白) 吓，此人抱负不浅。
(念) “恰如猛虎卧山丘，暂伏爪牙忍受”。
(白) 哦，原来是个守法的人。
(念) “不幸刺文双颊，哪堪配在江州”，
(白) 哎，乃是个配犯！
(念) “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白) 哎呀，但不知报哪个的冤仇。这后边还有几句，待我细细看来。
(念)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泊江湖慢嗟吁”。
(白) 这是个思念家乡的意思，倒也可恕。哎！
(念) “他年若得凌云志，堪笑黄巢不丈夫”。
(白) 哎吓！他要赛过黄巢？这还了得！但不知是哪个作的？哦，“郾城县宋江题”。来，将此诗抄写下来。

二头目、
四青袍 (同白) 是！
黄文炳 (白) 传酒保。

二头目、
四青袍 (同白) 传酒保。
(酒保上。)

酒保 (白) 叩见老爷！
黄文炳 (白) 此诗何人写的？
酒保 (白) 方才有个人，自斟自饮，只怕是他写的。
黄文炳 (白) 那人有多大年纪，何等样人？
酒保 (白) 年纪不过三十余岁，他那脸上，刺得有字。
黄文炳 (白) 这就不错了。将此诗不要损坏。下去。
(酒保允，下。)

黄文炳 (白) 此事非大非小，若不早除此人，国家有害。我回去禀明府大老爷，再做道理。来，打道回衙。

(众人同允，同下。)

【第三场】

(四龙套引蔡得章同上。家院暗上。)

蔡得章 (引子) 父势当权恩荣耀，官职长绵。
(念) 君恕臣良及乐业，清慎官员四海分。但愿高扬宁父母，不闻嘶马动刀兵。

(白) 下官，蔡得章。父亲蔡京，位列三官之首，文武群寮之尊。满朝显要，半出吾门；四海贡献，尽归我府。吾特授江州府太守，到任以来，年岁丰足，处处安宁。正是：

(念) 惟愿国家能安静，自有封妻荫子时。

(四青袍引黄文炳同上。)

青袍甲 (白) 有人么？

家院 (白) 什么人？

青袍甲 (白) 黄老爷拜。

家院 (白) 候着。

黄文炳 (白) 退下。

(四青袍同下。)

家院 (白) 黄老爷拜。

蔡得章 (白) 有请。

家院 (白) 有请。

黄文炳 (白) 太爷请上，卑职参拜。

蔡得章 (白) 少礼，请坐。

黄文炳 (白) 告坐。

蔡得章 (白) 前日下官生寿，烦劳送来许多厚礼，何以当受！

黄文炳 (白) 好说。多蒙提拔，尚未报答，些许薄礼，何劳挂齿！

蔡得章 (白) 岂敢！

黄文炳 (白) 这几日尊府可有家报到来？

蔡得章 (白) 昨日来得一封家书，倒是一桩新闻。

黄文炳 (白) 什么新闻？

蔡得章 (白) 说道东京街市上，有小孩童谣歌四句，将有谋反之人，扰害民间，因此家父特寄家信到此，叫下官提防要紧。

黄文炳 (白) 请问谣歌怎道？

蔡得章 (念) “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六六三十六，扰乱在山东。”

黄文炳 (白) 这就不错了。

蔡得章 (白) 何出此言？

黄文炳 (白) 昨日巡查江边，不觉在浔阳楼避雨，见壁门题得有诗句，是卑职抄下一张，太爷请看。

蔡得章 (白) 这是一首反诗，可知是何人做的？

黄文炳 (白) 上面明题郓城宋江作。

蔡得章 (白) 这宋江是何等样人，平日做何生理？

黄文炳 (白) 卑职曾问酒保，说是牢狱中配犯。

蔡得章 (白) 量这配犯，也能成其什么大事？

黄文炳 (白) 太爷不要小觑此人，方才听说谣歌，却是应在此人身上。

蔡得章 (白) 怎见得？

黄文炳 (白) 那歌谣是？

蔡得章 (白) “耗国因家木”。

黄文炳 (白) 这“耗国因家木”，是耗散国家钱粮的。那“家”字宝盖头，有个“木”字，明明是“个”宋字。

蔡得章 (白) 不错，还有“刀兵点水工”呢？

黄文炳 (白) 这“刀兵点水工”么，三点水加一“工”字，不是个“江”字？看来宋江无疑了。

蔡得章 (白) “六六三十六，反乱在山东”，这两句话怎么说？

黄文炳 (白) “六六三十六”，此乃六六之人数，倘或者六六之年。这“扰乱在山东”，何须说得。宋江本是郓城县人氏，岂不又应了谣歌？耗国之人，一定是宋江此贼无疑了。

蔡得章 (白) 我想谣歌之人，此事非大非小。若不早除，又恐国家遭害。你且回去，下官自有道理。

黄文炳 (白) 卑职告辞。

蔡得章 (念) 吟反诗其罪非小，

黄文炳 (念) 应谣歌事出偶然。
 (黄文炳下。)

蔡得章 (白) 来，吩咐升堂。
 家院 (白) 升堂。
 (众衙役自两边分上。)

蔡得章 (白) 传戴宗。
 从衙役 (同白) 传戴宗！
 (戴宗上。)

戴宗 (白) 叩见太爷。
 蔡得章 (白) 命你带着三班衙役去到牢狱中，拿那浔阳楼题反诗的宋江，速速前去。掩门。
 (蔡得章下。)

戴宗 (白) 你们回去收拾收拾，呼唤即至。快去，快走！
 (众衙役同允，同下。)

戴宗 (白) 不好了，
 (西皮摇板) 他那里气昂昂把令传下，
 唬得我战兢兢魂飞天涯。
 为什么题反诗令人害怕，
 好叫我无主张怎么拿他？
 (白) 哦有了。俺不免先到牢中，问个明白。尤恐反诗不是他题的，也未可知。正是：
 (念) 任是龙图在世，难免覆盆之冤。
 (戴宗下。)

【第四场】

(宋江上。)

宋江 (西皮慢板) 每日里闷沉沉愁眉难展，
 到此间受尽了许多凄寒。
 路途上相遇了英雄好汉，
 都叫我上梁山霸占一方。
 我本是男儿汉英雄志量，
 岂做那无义的犯法儿郎。
 大不该杀惜姣自投罗网，
 离别了二双亲已在高堂。
 可怜你无倚靠倚门叹望，
 提起来悲切切好不惨伤！
 (戴宗上。)

戴宗 (西皮摇板) 公堂上领爷命事急如忙，
 倒叫我这件事怎生主张。

宋江 (白) 贤弟来了。
 戴宗 (白) 来了。
 宋江 (白) 看你这个样儿，有什么心思？
 戴宗 (白) 我倒没有心思，只恐你有祸事。
 宋江 (白) 贤弟你来谎我？况我是个守法的人，有什么祸事？
 戴宗 (白) 你昨日在浔阳楼？
 宋江 (白) 不错，多谢你的好酒。
 戴宗 (白) 吃酒之后，为何题反诗？
 宋江 (白) 诗便怎样？
 戴宗 (白) 被人看破。愚弟现奉府爷之命，特来拿你。
 宋江 (白) 不好了！
 (西皮导板) 忽然间被他人一言说破，
 (西皮摇板) 唬得我战兢兢两眼泪落。
 我叫一声贤弟吓，我哭一声戴宗，
 眼睁睁只有你事还可托。

还望你救一救，我这个离乡不幸人，
哎，贤弟吓！

戴宗 (西皮摇板) 只见他哭得我心如刀割，
就是那铁石人魂飞魄落。
千不是万不是是你之错，
酒醉后发狂言自招其祸。
任凭你浑身口难以分说，
急得我肝肠断无计奈何。
怎能够离虎穴跳出罗网，
纵有那擎天手不能逃脱。

宋江 (西皮摇板) 料想你不能够搭救与我，
(白) 也罢！
(西皮摇板) 倒不如丧九泉免受折磨。

戴宗 (白) 大哥吓！
(西皮摇板) 劝大哥暂消停且慢结果，
我和你好和歹再做定夺。
(白) 吓大哥，事已急了，人役甚多，难以逃脱。俺有一计，大哥你倒不如假装疯邪，
倘能瞒过，也未可知。

宋江 (白) 就依贤弟。这装疯在我。请！
(宋江装疯，下。)

戴宗 (白) 吓！
(西皮摇板) 诈骗他也不过假装疯魔，
急得他难中人无有下落。
怕只怕狭路上冤家难躲，

二头目 (内同白) 走哇！

戴宗 (白) 吓！
(西皮摇板) 那一厢又来了催命阎罗。
(二头目同上。【水底鱼】。)

二头目 (同白) 都头！

戴宗 (白) 俺在此多时，你们为何才来？

二头目 (同白) 我们回去收拾的。宋江呢？

戴宗 (白) 已在后面，前去拿来！

二头目 (同白) 宋江走上！

宋江 (内西皮导板) 没奈何顾不得腌臢齜齜，
(宋江上。)

宋江 (白) 哎吓！
(西皮摇板) 战兢兢止不住牙根落，
看你们一个个把冷眼观我，
推的推拉的拉却是为何？

二头目 (同白) 我们奉大老爷所差，特来拿你。

宋江 (白) 你、你们闲来无事，前来看为父的？

二头目 (同白) 放屁！

戴宗 (白) 看他有些疯颠，你们小心了。

宋江 (白) 哎，大胆的狗才！我乃玉皇大帝的女婿，夜叉的娘舅，牛头的丈人，怎么倒说我是疯子？岂有此理，狗屁不通！

头目乙 (白) 伙计，他当真疯了，胡言乱语，大家小心了。

宋江 (白) 该死的狗才，吾奉玉皇大帝旨意，带领天兵十万，要杀你们江州的人。哽，只怕要拿你开刀！

头目甲 (白) 伙计，他当真是个疯子，拿他也无益。回复太爷，再来拿他。

戴宗 (白) 是吓！

头目乙 (白) 管他疯不疯，拿他去见太爷。锁了走走！

宋江 (白) 哪里去？

二头目 (同白) 见太爷去！

(众人同下。)

【第五场】

(四手下引蔡得章同上。)

蔡得章 (念) 守法朝朝乐，秉公日日忧。

(戴宗上。)

戴宗 (白) 启禀老爷：宋江拿到。

蔡得章 (白) 带上来。

戴宗 (白) 宋江带上。

(二头目引宋江同上。)

二头目 (同白) 宋江当面！

(宋江拜，作疯。)

蔡得章 (白) 吓！看他有些疯颠。

戴宗 (白) 启禀太爷：他不是疯颠，也能题那反诗？

蔡得章 (白) 哦。

头目乙 (白) 启老爷：小人拿他的时节，他胡言乱语，有些疯颠。

蔡得章 (白) 哎！看他做的诗句，全无疯颠之意。他起初来的时节，可有此病？

二头目 (同白) 来的时节，没有此病，新发作的。

蔡得章 (白) 哦，是新发作的？也罢，我也与他个“疯断”。

来，将大粪抬在丹墀，命他去吃，若是吃干净了，我便任作疯颠；如若不然，这逆天大罪难免。将大粪抬上来。

头目甲 (白) 伙计，太爷叫你我抬去抬粪。

头目乙 (白) 这也是官差不自由。

大粪有了。

蔡得章 (白) 命他去吃。

二头目 (同白) 宋江起来。

宋江 (白) 做什么？

二头目 (同白) 太爷赏你东西吃。

宋江 (白) 哦，请我下棋？我不会下棋。

二头目 (同白) 叫你吃大粪！

宋江 (白) 什么？

二头目 (同白) 吃屎！

宋江 (白) 哦，吃屎在哪里？

二头目 (同白) 在这里！

宋江 (笑) 哈哈！

(白) 好东西，我多时想你吃，不得到手；今日被我想到手了。哪里来的？

二头目 (同白) 太爷赏的。

宋江 (白) 多谢太爷赏屎！

蔡得章 (白) 下去吃来。

宋江 (白) 不要慌。这样好东西，必须要慢慢地吃，不要糊里糊涂吃掉了，岂不可惜。你吃些吧！

头目甲 (白) 太爷赏你的。

宋江 (白) 来来来，你也吃点！

头目乙 (白) 我没有犯法，叫你吃。

宋江 (白) 太爷请用！

手下 (白) 站下些！

宋江 (笑) 哈哈！

(白) 你也不吃，他也不吃，这样一大桶，叫我一人哪里吃得许多？我也不吃！少陪了，少陪了！

蔡得章 (白) 叫他快些吃，如若不然，我这里就要动刑！

宋江 (白) 不要动刑，待我来吃。

手下 (同白) 快些吃！

(戴宗望宋江，宋江洒尿。)

蔡得章 (白) 唻！
(西皮摇板) 任这厮发狂言大胆无礼，
公堂上岂容他没有高低。
叫人来快与我责打四十，
为什么浔阳楼自题反诗？
(白) 来，将大粪灌与他吃！

(众人同允，同灌宋江尿。宋江吐。)

宋江 (白) 唔……
(西皮摇板) 见两旁一个个狼威虎势，
论国法怎叫我吃这样东西。
他那里把宋江这般羞耻，
(白) 也罢！
(西皮摇板) 恨不得嚼尔肉剥尔之皮！

蔡得章 (西皮摇板) 哪有你全不知纲常伦理，
你犯了萧何律插翅难飞。
好一似扑灯蛾自投火死，
(白) 来，乱棍齐打！

(众人同允，同打宋江。)

蔡得章 (西皮摇板) 霎时间管叫你碎骨分尸。
众人 (同白) 启老爷：昏倒在地。
蔡得章 (白) 将他钉镣收监。
禁子，带下去。掩门！

(四手下引蔡得章同下。戴宗扶宋江。)

戴宗 (西皮导板) 气昂昂双眉皱怒眼生花，
(戴宗、宋江同进监。)

戴宗 (西皮摇板) 急得我肝肠断咬碎银牙！
(白) 大哥醒来！

宋江 (白) 哎！
(西皮导板) 你看我鲜血淋实难招架，
(西皮摇板) 横身上止不住活活痛杀。
还望你施恻隐速速救咱，
(白) 哎，贤弟！
(西皮摇板) 如不然命难保定染黄沙。

戴宗 (白) 大哥，事到如今，并无别计，只好去往梁山求救。
宋江 (白) 千里之隔。
戴宗 (白) 想俺日行千里，夜行八百，若梁山允可，自有出头之日。
宋江 (白) 哎，贤弟，使我宋江永不忘恩。请上受我一拜。
戴宗 (白) 不敢！
宋江 (西皮摇板) 多感你施恻隐如天还大，
只念我离乡井住宿无家。
戴宗 (白) 大哥，宽怀养息，等候佳音。

(禁子扶宋江同下。)

戴宗 (白) 禁子过来。
禁子 (白) 都头何事？
戴宗 (白) 你看宋江是个好人，被旁人所害的。你我当衙门之人，也要行行方便。自古道：公门之中好修行。你可办点好茶饭与他吃，这钱都算我的。
禁子 (白) 这话我明白了。弄些好茶饭与他吃，这钱都算你的。这个空头人情，我还不晓得做？你放心，我照办，你有事去吧！

(禁子下。)

戴宗 (白) 我要去了。俺如今不分昼夜，奔上梁山求救便了。正是：
(念) 不辞登山涉水，只救燃眉之急。哪怕泼天大祸，朋友只在五伦。
(白) 走走！

(戴宗下。)

【第六场】

(四文堂引晁盖同上。)

晁盖 (引子) 壮士英豪，事业将我消耗。
 (吴用上。)

吴用 (引子) 运筹帷幄，永镇山岗辛劳。
 (白) 大哥。
 晁盖 (白) 少礼，请坐。
 吴用 (白) 谢坐。
 晁盖 (白) 某，托塔天王晁盖。
 吴用 (白) 山人，智多星吴用。
 晁盖 (白) 当日生辰纲劫了皇杠，官兵追拿甚急，因此啸聚梁山为寇。托赖先生妙算、众英雄之威武，立我以为寨主，官兵不敢追究，百姓何能侵犯，吾心欢悦矣！
 吴用 (白) 此乃大哥洪福齐天，威名远振，我等沾恩也。
 晁盖 (白) 好说。先生，想宋江发配江州，我也曾接他上山，共图大事，不料他至死不从，如之奈何？
 吴用 (白) 吓大哥，想宋江轻财重义，江湖好汉，无有不认识的，他不久就要归我梁山也。
 晁盖 (白) 也未见得。
 (上手上。)

上手 (念) 奉命巡山境，惯打事不平。
 (白) 小弟交令。
 晁盖 (白) 命你巡山，可有军情？
 上手 (白) 小弟奉命巡山，只见一人气宇轩昂，奔上山来。
 晁盖 (白) 可曾问他姓名？
 上手 (白) 亦曾问过，他说是先生的好友，名叫神行太保戴宗。
 吴用 (白) 哦，他来了！想是宋江有了差误。
 吩咐有请。
 上手 (白) 有请！
 晁盖 (白) 先生代迎。
 吴用 (白) 是！
 (戴宗上。)

戴宗 (念) 有道男儿义气，须当济困扶危。
 吴用 (白) 贤弟。
 戴宗 (白) 仁兄。
 吴用 (白) 请进。
 戴宗 (白) 请。
 这位是？
 吴用 (白) 晁大哥。
 戴宗 (白) 哦，晁大哥。久闻大名，今为寨主，少来恭贺，有罪有罪！
 晁盖 (白) 好说。请坐。
 戴宗 (白) 谢坐。
 吴用 (白) 吓贤弟，看你双眉愁锁，莫非有什么紧急事情？
 戴宗 (白) 二位兄台，问弟的来意，说来令人怜悯。只为宋公明酒后……
 晁盖、
 吴用 (同白) 酒后怎样？
 戴宗 (白) 只因那日在浔阳楼上，酒后题了反诗，被人看破，如今囚在监牢。可怜他举目无亲。
 吴用 (白) 呀！
 (西皮摇板) 听宋江囚监禁令人着恼，
 他如今遭罗网怎生脱逃？
 晁盖 (西皮摇板) 慢踌躇我和你再作商议，

戴宗 (白) 必须要早准备事不宜迟。
 (西紧摇板) 二位兄长吓!
 离江州好一似兔走鸟飞,
 只为那及时雨百般孤凄。
 望二兄众英雄同心合意,
 发人马到江州免他悲啼。

吴用 (西皮摇板) 戴贤弟你那里休要着急,
 晁盖 (西皮摇板) 探虎穴入龙潭见个高低。
 吴用 (白) 贤弟请至后面, 愚兄自有道理。
 戴宗 (白) 仁兄, 事在急迫, 早些为妙。
 (戴宗下。)

晁盖 (白) 宋江身遭大难, 性命有险, 先生传令, 命众英雄披挂下山, 攻打江州, 救出宋江才是。

吴用 (白) 大哥不要性急, 江州离梁山甚远, 若发人马, 只恐影儿招祸, 打草惊蛇, 倒送了宋江一命。

晁盖 (白) 依先生之见, 何计妥当?
 吴用 (白) 只可智取, 不可力敌。大哥修书一封, 付与戴宗, 安妥宋江, 叫他不要害怕。事到临期, 自有救应。然后吩咐众英雄混入城中, 埋伏法场, 要救活宋江便了。

晁盖 (白) 先生高才。待我修书带与宋江。
 吴用 (白) 有理。
 晁盖 (念) 但愿水泊虎添翼,
 吴用 (念) 方显梁山义气忠。
 (晁盖下。)

吴用 (白) 来, 吩咐众英雄, 齐集将台听点。
 (吴用下。)

上手 (白) 师爷吩咐, 众英雄齐集将台听点!
 (上手下。)

【第七场】

(〔吹打〕。林冲、秦明同上。)

林冲、
 秦明 (同念) 梁山将士能救苦,
 (郭盛、刘唐同上。)

郭盛、
 刘唐 (同念) 寨内豪杰好杀人。
 (郑天寿、阮小二同上。)

郑天寿、
 阮小二 (同念) 不犯昔日萧何律,
 (时迁、白胜同上。)

时迁、
 白胜 (同念) 叉鸡剪绺是咱名。

众人 (同白) 俺——

林冲 (白) 林冲。
 秦明 (白) 秦明。
 郭盛 (白) 郭盛。
 刘唐 (白) 刘唐。
 郑天寿 (白) 郑天寿。
 阮小二 (白) 阮小二。
 时迁 (白) 时迁。
 白胜 (白) 白胜。
 林冲 (白) 请了! 先生点将, 在此伺候。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白) 有理! 请!
(四文堂引吴用同上。)

吴用 (引子) 机谋如反掌, 袖内谮阴阳。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白) 参见先生。
吴用 (白) 站立两厢。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白) 是!
吴用 (念) 弓弩丛中击性命, 刀枪队里救英雄。杀得血流水波涌, 尸如山积污苍穹。
(白) 山人吴用。奉晁大哥之命, 调拨从家英雄, 去往江州, 救护宋江。
戴贤弟过来。

戴宗 (白) 仁兄!
吴用 (白) 大哥有书一封, 寄与宋江。叫他不要害怕, 待等典刑之时, 自有救应。
戴宗 (白) 伏庇仁兄之威, 全赖众英雄之勇, 倘救得宋江, 不枉小弟走这一遭。就此告辞。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白) 请!
戴宗 (念) 苍龙喷毒火,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念) 猛虎吼天风。
(戴宗下。)

吴用 (白) 林冲、秦明听令!

林冲、
秦明 (同白) 有。
吴用 (白) 命你二人, 各带五百喽啰, 扮做百姓模样, 混进城中, 埋伏法场左右, 待宋江

临刑之时，一齐杀出，听我一令。

(〔风入松〕。)

林冲、
秦明 (同白) 得令!
吴用 (白) 郭盛、刘唐听令!
郭盛、
刘唐 (同白) 有。
吴用 (白) 命你二人，检点兵器，假装卖拳之人，混进法场，准备救应。
郭盛、
刘唐 (同白) 得令!
吴用 (白) 郑天寿、阮小二听令。
郑天寿、
阮小二 (同白) 有。
吴用 (白) 命你二人，扮做玩戏法的，潜入法场，保护宋江性命。
郑天寿、
阮小二 (同白) 得令!
吴用 (白) 时迁、白胜听令。
时迁、
白胜 (同白) 有。
吴用 (白) 你二人扮做乞丐，四处打听消息。
时迁、
白胜 (同白) 得令!
吴用 (白) 众家英雄，分拨已定，各自小心。这场血战，非比寻常，须要协力同心。成功之日，自有旌奖。但愿你们，虎穴龙潭，英雄勇去!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白) 管取得胜，凯歌回还!

(吴用下。)

林冲 (白) 众英雄，不分昼夜，往江州去者。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白) 有理!
众喽啰人马趱行!

(〔牌子〕。众人同下。)

【第八场】

(禁子上。)

禁子 (念) 禁子说话不顶真，见了银钱起黑心。
(白) 我乃江州府禁子便是。只因宋江进得监来，分文没有。今日不免叫他前来，或银或钱，弄他几两用用，岂不是好。
呔！宋江走出来！

(宋江上。)

宋江 (念) 凭空惹下分身祸，看来怎生结果！

(白) 吓大哥，叫我出来何事？
 禁子 (白) 叫你出来何事吓？宋江，自古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管茅厕的也弄点屎答答嘴！
 宋江 (白) 那屎都是吃得的？
 禁子 (白) 是的，我晓得你是吃多了，可知道我管你犯人，就要吃你们的。
 宋江 (白) 哦大哥，敢是问我要钱？
 禁子 (白) 不错，就是那个东西。
 宋江 (白) 吓大哥，我戴贤弟，对我说过，这吃用的饭钱，都算他的。
 禁子 (白) 不错。那日他说“公门中好修行”，叫我弄些好茶饭与你吃，这钱都算他的。不过说了一句话，没有见他半个钱。
 宋江 (白) 不妨，他自然要把钱与你。
 禁子 (白) 要把钱与我？这几日不知他往哪里去了，太爷传他数次不见，命到茶馆酒店、三街六巷找他，也不见。我当也当完了，用也用净了。闲话少说，是银子是钱，拿来我禁大爷使用！
 宋江 (白) 大哥，想我犯罪在此，哪有银钱孝敬大哥。
 禁子 (白) 没有银子，就是金子也好。
 宋江 (白) 你这人好蠢！没有银钱，哪有金子？
 禁子 (白) 金银都没有，我只怕就要……
 宋江 (白) 要怎样？
 禁子 (白) 要怎样吓……
 慢点，待我看看，可有人在外面，不要说禁子在监中，拷打囚犯要钱用。
 (禁子开门看。)
 禁子 (白) 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宋江，你到底有是没有？
 宋江 (白) 没有！
 禁子 (白) 你没有，着老子的打！
 宋江 (白) 哇！大胆的狗才！我犯罪在此，少不得朝廷有口粮下来，难道叫我拿银钱买罪受不成？放屁不通！岂有此理！
 禁子 (白) 嚇！你听见没有？倒被他说出理来了。
 这个宋江，你道犯罪在此，朝廷有你的口粮，我问你，这一天四个盘子两个碗吃饭，哪里来的？
 宋江 (白) 少不得戴贤弟，自然要把钱与你。
 禁子 (白) 人都没有见，要把钱与我呢。你到底有是没有？
 宋江 (白) 分文没有。
 禁子 (白) 没有？老子也不与你讲理，苟你一蛮三分理，我就打死你这个囚徒。
 (禁子打宋江。戴宗上。)
 戴宗 (白) 吓，你这个狗才，在此做什么？
 禁子 (白) 我在此替他老人家捶背。
 戴宗 (白) 这地下也不扫扫。
 禁子 (白) 没得闲。
 戴宗 (白) 还不下去！
 禁子 (白) 又被他看见。
 (禁子下。)
 宋江 (白) 贤弟回来了。我的事情，怎么样了？
 戴宗 (白) 大哥受惊了。晁大哥、吴先生有书，大哥请看。
 宋江 (白) 待我看来。
 (【牌子】。)
 戴宗 (白) 吴先生致意，叫大哥不要惊慌，事到临期，自有救应。
 宋江 (白) 贤弟吓！你是我宋江大大的恩人，请上受我一拜。
 戴宗 (白) 不敢。
 宋江 (西皮摇板) 叫贤弟你请上受我一礼，
 为我事朝夕里费尽心机。
 戴宗 (西皮摇板) 劝大哥休流泪且免悲啼，

皆因是酒醉后自觉不知。
我为你上梁山也非容易，
无昼夜卧荒丘奔走风驰。
晁大哥吴先生疏财仗义，
只等那祸临头自然救提。
且忍耐放宽心牢牢谨记，

(戴宗出监，宋江掉信，禁子暗上。)

戴宗 (西皮摇板) 到来日决雌雄却有谁知。

(戴宗下。)

宋江 (西皮摇板) 戴贤弟果算得英雄豪杰，
早烧香晚点灯报恩不及。

(宋江找信。)

宋江 (白) 大哥，你怎么把眼睛看住我？
禁子 (白) 咦，你不看我，怎晓得我看你？
宋江 (白) 是吓。哎呀！
禁子 (白) 宋江，我看你这个样儿，只怕是掉了什么东西。
宋江 (白) 不错，掉了一件东西，大哥可曾看见？
禁子 (白) 可是这么长，这么宽，上面还有红纸条儿，写得有字。可是的？
宋江 (白) 不错，大哥拾着，把还与我。
禁子 (白) 我没有看见。
宋江 (白) 哽！说得明明白白，又说没有看见。大哥，那是不要紧的东西，拾着把还我吧！
禁子 (白) 是吓。我知道不是要紧的东西，方才扫地，扫到阴沟里去了。
宋江 (白) 哦，大哥扫地，扫到阴沟里去了，若是败露出来，那来了得！看来还是我宋江有幸有幸！

(宋江下。)

禁子 (白) 吓有幸吓，只叫你不幸！宋江吓宋江，这叫做机不密则祸生烟。戴宗，你这狗
翁的，哪里弄了这封书来，书内定有什么缘故。我不免报与老爷知道。
伙计们看好监门，我有事就来。
戴宗你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失也。来此已是。
门上有人么？

(家院上。)

家院 (白) 什么人？
禁子 (白) 烦劳通禀，说禁子求见。
家院 (白) 候着。
有请老爷。

(蔡得章上。)

蔡得章 (白) 什么事？
家院 (白) 禁子求见。
蔡得章 (白) 传。
家院 (白) 老爷传。
禁子 (白) 叩见老爷。
蔡得章 (白) 何事求见？
禁子 (白) 小人在禁中，看见戴宗与宋江交头接耳，唧唧噜噜，不知说什么。说到临头，
只见宋江放声大哭，手足慌乱，掉下书信一封。老爷请看。
蔡得章 (白) 下去。
禁子 (白) 是。
戴宗吓戴宗，看看还是你凶，是我凶！

(禁子下。)

蔡得章 (白) 吓！原来一封救书。戴宗私通梁山，结连晁盖这伙强人，前来搭救宋江，这还
了得！
来！传外班伺候！
家院 (白) 传伺候！

(四手下自两边分上。)

蔡得章 (白) 传戴宗。
 手下 (同白) 传戴宗!
 (戴宗上。)
 戴宗 (唱) 只听得公堂上呼声慌忙,
 众衙役雄赳赳气宇昂昂。
 站衙前低下头心中暗想,
 吉或凶上公堂便知端详。
 (白) 太爷!
 蔡得章 (白) 戴宗, 你的事完了么?
 戴宗 (白) 小的没有什么事情。
 蔡得章 (白) 来, 推下去重责四十!
 众人 (同白) 赏号。
 蔡得章 (白) 头号!
 (众人同打戴宗。)
 蔡得章 (白) 你这狗才, 向往哪里去了?
 戴宗 (白) 小人有了风寒, 在家养息。
 蔡得章 (白) 倒也说得干净。有件东西, 拿去看来!
 戴宗 (白) 哎呀不好了!
 (西皮摇板) 见书信不由人浑身战抖,
 这期间漏机关有死无休!
 蔡得章 (白) 扯下去打。
 (众人同允。)
 蔡得章 (西皮摇板) 叫人来快与我重重责究,
 (白) 打!
 (西皮摇板) 你私自上梁山好没来由。
 (白) 打!
 (西皮摇板) 那宋江他本是贼人之类,
 尔胆敢通强寇私把书修。
 戴宗 (白) 哎呀呀!
 蔡得章 (白) 你这狗才, 胆敢与宋江私通梁山, 弄得这封书信。幸喜老天庇佑, 败露出来,
 如若不然, 非但本府性命, 还要连累满城百姓。尔从实招来。
 戴宗 (白) 太爷, 这是旁人陷害的。
 蔡得章 (白) 来, 打嘴!
 (众人同允。)
 禁子 (白) 慢着, 这嘴赏与小人的。
 蔡得章 (白) 打!
 禁子 (白) 是了, 帮着了。
 一二三四五, 再添几下, 看是你厉害、我厉害!
 蔡得章 (白) 来, 将戴宗钉镣收监, 不许与外人相见。带下去!
 禁子 (白) 当堂上刑。
 (禁子押戴宗同下。)
 蔡得章 (白) 想戴宗私通梁山, 结连宋江, 若不早除, 恐有后患。
 来, 传与各衙门知道, 明日午时三刻, 各带兵丁, 齐集十字街口, 本府亲自监
 斩宋江、戴宗。掩门。
 (众人同喝, 同下。)

【第九场】

李逵 (内白) 不好了!
 (李逵上。)
 李逵 (念) 覆盆冤侵, 蓦地踉跄烈火焚。
 (白) 俺, 李逵。方才进得城来, 听得那些闲人, 纷纷说道, 宋江、戴宗, 二人囚在
 监中, 也不知为了他娘的什么事情。想俺这几日, 在浔阳江边, 作些勾当, 不

曾进城，就闯出他娘的事情来了！也罢，不免先到监中，劫出他二人来，然后再杀那些囚娘养的。走吓！哎，有道是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俺一人济得甚事？这便怎处！哦有了，想宋江也曾上过梁山，他与晁盖，情投意合，俺今前去求救便了。想那梁山吓——

(唱) 迢遥远，难驰骋，
又道远亲不如近邻。
怎聚众，扶危困？

(白) 咳！

(唱) 好叫我追思不定。

(白) 走吓！

(李逵下。)

【第十场】

(林冲、秦明、郭盛、刘唐、郑天寿、阮小二、时迁、白胜同上。)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锁南枝) 飞驰骤，远涉程，潜道江州境，
因那宋公明，陷纒继，与坐井。
众弟兄，我们不分昼夜而行，
前进休慢停。
隐急的踉跄，
伏踪觅迹勿漏形。
且喜离江州不远，就此前往，
(同白) 有理，请！
(同锁南枝) 俺可也忙。

(李逵上。)

李逵 (白) 呔！你们是些什么人，挡住俺的去路！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白) 你是何人，挡住俺们的去路？
李逵 (白) 俺乃黑旋风李逵，往梁山去的。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白) 李逵！
林冲 (白) 哎，久闻江湖上，有个黑旋风李逵，未曾见面。你往梁山何干？
李逵 (白) 谁与你们唠哩唠叨的，闪开让俺行路！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白) 俺们是梁山好汉。
李逵 (白) 怎么？你们就是梁山的好汉哥哥们！咱李逵不知，多多有罪。俺这厢陪礼！
(时迁、白胜同扯李逵脚。)

李逵 (白) 闪开了！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白) 呔！
(李逵哭。)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白) 李逵为何哭起来？
李逵 (白) 众位好汉哥哥！想那宋江、戴宗，囚进监中。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白) 怎么样？
李逵 (白) 众位英雄！
(锁南枝) 无端遭刑拘，
霎时祸临头。
全赖英雄，济困仗忠义，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白) 唔。
(同锁南枝) 听罢心凄惨。
正是凤入深山，
倒被鹊鸟欺。

(同白) 我们杀上前去！
林冲 (白) 且慢，军师自有应验。李逵先进城去，我们随后就到。

李逵 (白) 列位好汉哥哥们，就要来的！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白) 我们就来。
 李逵 (白) 咱去也！
 (李逵下。)

时迁 (白) 众位哥哥，待小弟二人进城，打探明白。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同白) 须要小心。
 时迁、
 白胜 (同白) 得令！
 (时迁、白胜同下。)

林冲 (白) 众英雄就此前往！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同白) 请！
 林冲 (锁南枝) 管叫他尸横遍野，
 地尸骸分。
 犹恐连累他二人，
 误伤性命绝幽冥。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同白) 准备吓！
 (同锁南枝) 挨挤挤混入城中，
 纵隐隐偷眼觑，须要见机行。
 (林冲、秦明、郭盛、刘唐、郑天寿、阮小二同下。)

【第十一场】

(地方上。)

地方 (念) 地方年年当，官差日日忙。
 (白) 咱乃江州城内地方便是。只因府大老爷，今日午时三刻，监斩宋江、戴宗二犯，
 命我打扫十字街道，不许闲人混乱。
 呔！闲人站开，大家小心了，小心了！

(时迁、白胜同上。)

时迁、
 白胜 (同打落子) 行过了三里桃花店，一朵朵梅花；
 又到五里杏花村，荷花开；
 浪打金钱落，梅花开；
 这位朋友笑脸开，

今年一定发大财。
发了财，大大地开个京货店，
又卖酒，又卖烟，又卖香纸蜡烛霸王鞭。
别人家的炮竹放不响，
你家的炮竹吧哩吧哒响连天。
一年一年胜一年！

时迁 (打落子) 这位老爷眼睁睁，
白胜 (打落子) 八字胡须两面分。
时迁 (打落子) 见了人，不做声，
望着我们翻眼睛。

白胜 (打落子) 好似你妈的降遭殃，
和长和短说一声！

地方 (白) 嘴里放干净！

时迁 (念) 休动气，不要做个乌龟哼。听我说个古人名：关老爷曾把豆腐磨，刘备也曾卖草鞋。

地方 (白) 说得好，拿个钱去。
白胜 (念) 这个钱，真可怜。又麻又缺又剪边。吃不得饭，歇不得店，打不得酒，包不得烟。

时迁 (念) 求人须求真君子，
只望老爷换个大铜钱。
地方 (白) 好，拿个大钱去。

时迁、
白胜 (同念) 多谢你，打搅你一个钱是小事，为何将它轻在地？轻人犹如轻自己，老子不曾教训你，无知无识你这个蠢东西！

地方 (白) 我是个地方。

时迁、
白胜 (同念) 地方地方，说话高亮。太爷传你，屁股遭殃。
我今与你看一相，不久就要见阎王！

地方 (白) 放你娘的屁！
时迁 (白) 放你妈的屁！乌龟忘八狗彘的！
(林冲、秦明、郭盛、刘唐、郑天寿、阮小二同上。【水底鱼】。)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同白) 你是做什么的？
地方 (白) 我是个地方。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同白) 在此何干？
地方 (白) 你们不知，今日我府大老爷，亲自监斩逆犯宋江、戴宗。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同白) 几时？
地方 (白) 午时。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同白) 哦，午时，还早。
地方 (白) 你们是做什么的？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同白) 我们是走江湖，卖拳卖艺的。
地方 (白) 来得好。杀人还早，你们耍一套，若是耍得好，回来这个楼上吃酒，算我的东道。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同白) 这叫什么楼？
地方 (白) 叫浔阳楼。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同白) 浔阳楼，记下了。
地方 (白) 你们耍起来！
林冲 (白) 众兄弟，把身子活动活动！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同白) 吓！
(林冲、秦明、郭盛、刘唐、郑天寿、阮小二同耍拳、舞刀。李逵上，上桌，笑。)

李逵 (白) 耍得好！耍得好！
地方 (白) 是哪个叫好？
李逵 (白) 咱老子！
地方 (白) 原来是李逵。
李逵 (白) 是咱！
地方 (白) 李逵，你是个外行，要等他玩到热闹去处，再叫好。你糊里糊涂叫好，不怕他们见笑我们江州人不识货、没见过世面？

李逵 (白) 你是个地方么？
地方 (白) 是地方。
李逵 (白) 今日杀人可是真的？
地方 (白) 真的。
李逵 (白) 几时？
地方 (白) 午时。
李逵 (白) 午时还早。
酒保拿酒来，待咱老子吃得醉醉的，好杀这些囚娘养的！

(内呐喊。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何保大、
 花先春 (内同白) 众将官，打道法场。
 (四下手、四龙套引何保大、花先春同上。)
 何保大 (白) 俺江守参镇何保大是也。
 花先春 (白) 俺右营城守花先春是也。
 何保大 (白) 请了！
 花先春 (白) 请了！
 何保大 (白) 今日府老爷监斩逆犯宋江、戴宗，命你我前去十字街头保护。
 花先春 (白) 来，打道。
 (【合头】。【牌子】。众人同下。)

【第十二场】

(刀斧手押宋江、戴宗同上，过场，同下。)

【第十三场】

(林冲、秦明、郭盛、刘唐、郑天寿、阮小二、时迁、白胜同上，同上桌。四下手、四文堂引蔡得章同上，过场，同下。林冲、秦明、郭盛、刘唐、郑天寿、阮小二、时迁、白胜同下桌。)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白) 吓！
 (同铺红灯) 一对对持弩仗弓，
 携狼开青锋。
 恁看这戈矛，
 遮蔽满空。
 众爪牙凸肚挺胸，
 嘘，一个个双眸炯炯，盘弄。
 似云飞彤布苍穹，
 似洪蒙天裂地崩。
 恰与那霹雳轰轰，
 料难逃叠叠重围如铁桶。

(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蔡得章、四下手、四文堂同上。)

蔡得章 (铺红灯) 稠密密军威壮，
 齐执着剑戟枪，
 叫恁魂魄飘飘荡。
 众人 (同铺红灯) 斩却了荆棘鎗，
 灭除了耗国殃，
 顷刻自送头颅跄。
 嘘，哪得野蛮！

(众人同下。)

【第十五场】

(林冲、秦明、郭盛、刘唐、郑天寿、阮小二、时迁、白胜同上。)

林冲 (锦中帕) 觑看他，这前护后拥，
似浪蝶狂蜂虫，
如那妖氛纵横，
怎挡俺英雄力勇。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锦中帕) 那宋江与戴宗，彷徨梦中，
亦似那落叶飘风，
怎能够跳出樊笼。
霎时翻江搅海，对垒冲锋，
管叫他血染草木红。

(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何保大、花先春、四下手、四龙套同上。刀斧手押宋江、戴宗同上。蔡得章上。)

蔡得章 (念) 今日斩除贼首，以免万民遭殃。
(白) 下官蔡得章。只因宋江、戴宗，造下反诗，勾引梁山，犹恐国家有害，因此斩首示众，然后申奏龙庭。
来，传地方。

地方 (白) 地方叩头。
蔡得章 (白) 将犯由牌悬挂示众。
地方 (白) 是。

蔡得章 (念) 犯由牌悬挂示众！
与尔一碗长休饭，且饮涌血酒来尝。

(林冲、秦明、郭盛、刘唐、郑天寿、阮小二、时迁、白胜同上。)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白) 吓！
(同耍孩儿) 看刀枪密布生杀气，
蔡得章 (白) 来，吩咐闲人站开，休得混乱！
四下手 (同白) 闲人站开，休得混乱！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郑天寿、
阮小二、
时迁、
白胜 (同耍孩儿) 剑戟交加遮空日，
倾身绝命须臾地，
血流长渠，魂魄飞，魂魄飞！

(林冲、秦明、郭盛、刘唐同冲上。)

蔡得章 (白) 休得混乱!
四下手 (同白) 呔! 休得混乱!

林冲、
秦明、
郭盛、
刘唐 (同耍孩儿) 谁敢怜悯痛悲泣,
共赴云台市。
霎时间黄梁时至,
管叫恁万剐凌迟!

蔡得章 (白) 斩首示众!

(林冲、秦明、郭盛、刘唐、郑天寿、阮小二、时迁、白胜同呐喊, 同下, 出城, 同上, 开打。李逵杀何保大、花先春, 众人救宋江、戴宗同下。同出法场, 扯城。)

(完)